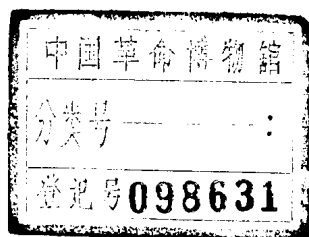


茅盾全集

第九卷

小说九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卷校注者：王积贤

校注定稿者：查国华 丁尔纲 叶子铭

茅盾全集

第九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5年北京第1版

1985年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3782 定价 5.65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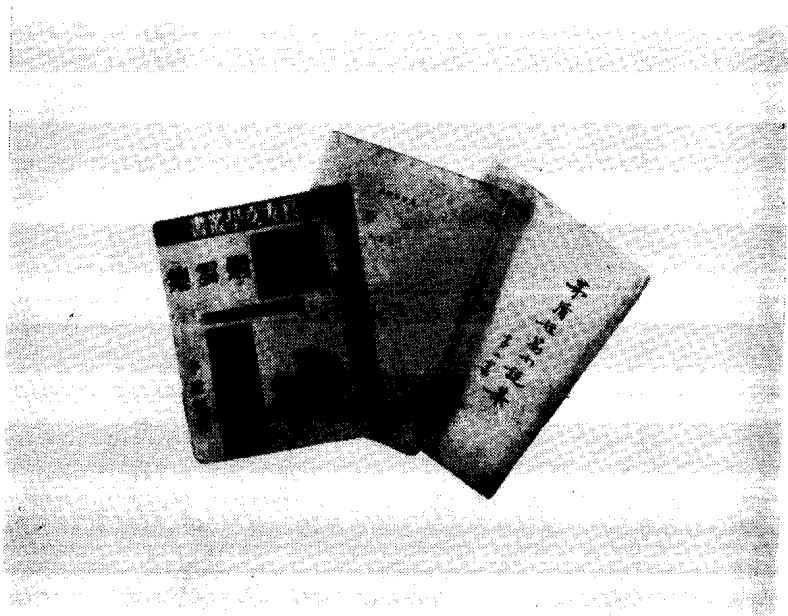
本 卷 说 明

本卷收作者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八年间创作的短篇小说三十三篇。其中除七篇未曾编集外，余均先后收入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泡沫》（一九三六年二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印象·感想·回忆》（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烟云集》（一九三七年五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茅盾短篇小说集》第二集（一九三九年八月）、重庆作家书屋出版的《耶稣之死》（一九四三年六月），以及重庆建国书店出版的《委屈》（一九四五年三月）等集。后作者又将其中的大部分分别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茅盾文集》第七、八、十卷（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月，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一九七九年又全部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茅盾短篇小说集》上、下集（一九八〇年四月）。

篇目排列，除《有志者》、《尚未成功》、《无题》据内容集中编排外，余均按发表时间先后为序。现据《茅盾文集》本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茅盾短篇小说集》并参照初版本进行校注后收入本卷。作者为其中外文版短篇小说集所写的序跋附于卷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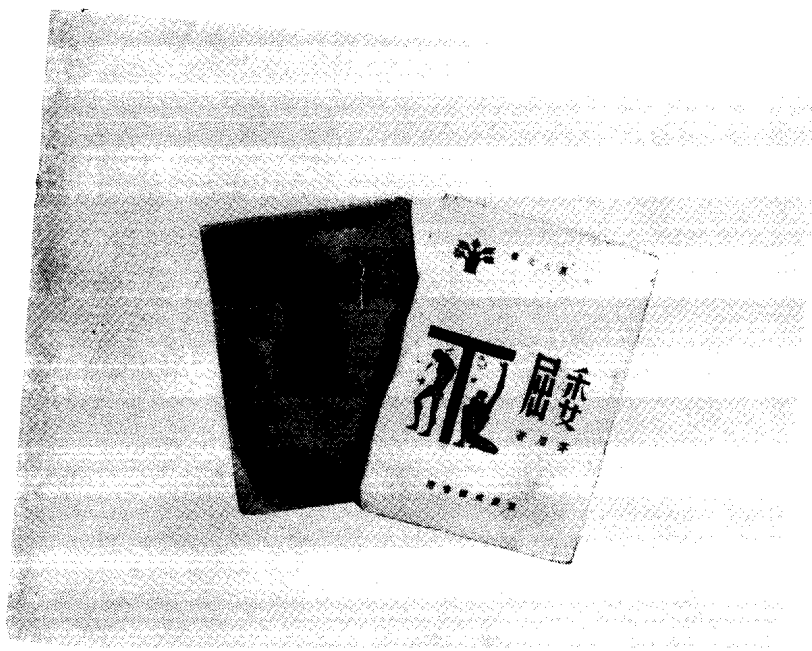
一九三四年摄于上海



《烟云集》、《泡沫》、《茅盾短篇小说集》(第二集)
初版本书影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在重庆庆祝
五十寿辰茶会上



《耶稣之死》、《屈原》初版本书影

目 录

赛会	1
赵先生想不通	18
微波	28
有志者	33
尚未成功	55
无题	77
第一个半天的工作	99
夏夜一点钟	108
拟《浪花》	114
搬的喜剧	123
儿子开会去了	134
大鼻子的故事	141
官舱里	164
送考	174
烟云	185
手的故事	227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273
水藻行	286

某一天	306
耶稣之死	315
列那和吉地	331
虚惊	348
过封锁线	360
参孙的复仇	371
委屈	380
船上	396
报施	406
小圈圈里的人物	421
过年	438
一个够程度的人	464
惊蛰	485
一个理想碰了壁	496
春天	509
写在《野蔷薇》的前面	521
《春蚕》跋	526
《烟云集》后记	527
《茅盾短篇小说选集》后记	529
《茅盾短篇小说选》越文版序	534
《春蚕》匈文版序	536
《茅盾文集》第七卷后记	538
《茅盾文集》第八卷后记	541
《茅盾短篇小说选》法文版序	544

赛 会*

一

下午四点钟光景，天空的乌云愈来愈浓。隔十多分钟，就有雷声，隆隆地，好像顽皮的孩子在楼板上拖凳子。

可是没有风。狗都吐长了紫黑的舌头，躺在没苍蝇的地方喘气。苍蝇全是红头金身的，懒懒的都钉在街角的西瓜皮堆上，远看就像一堆乌金色的牛粪。

有些红翼蜻蜓满空乱飞，团团地打圈子。

小摊上喝“凉粉”的人们一面揩那不住钻出来的汗水，一面望着天空说：

“要下雨呢！”

孩子们摆出心事很重的嘴脸，看见有人从街西来，便攥住了问道：

“今夜出来么？不会下雨的罢？”

这镇上因为天旱，就由镇西区的居民开头迎神求雨。照例是“周仓会”。昨夜已经出过一次，如果不下雨是要连来三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文学》第二卷第二号。署名吉卜西。曾收入《泡沫》和《茅盾文集》第七卷。

夜的。

卖“凉粉”的人很正经地把两只手掌弯圆了，接成长管似的，罩在右眼上，又闭了左眼，仰脸朝天空“打着千里镜”；嘴里轻声说“靠不住”。忽而他放散了“千里镜”，就拍着摊旁边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的光头，大声说道：

“金官！你说下不下雨？”

“不！”金官怒声回答，像是命令人不准下雨。

“哈哈！依你金口！”

卖“凉粉”的汉子笑着说，旁的人也都笑了。

金官倒有点不好意思，转身就跑进了自家店里。这“凉粉”摊子摆在金官家的店门口，少说也有三五年了，金官和那卖“凉粉”的汉子是好朋友。

金官家的店是卖杂货的。说是“店”，实在不过是大一些的摊子。平常时候，有金官的爸爸和妈妈一对儿也尽够招呼主顾；三月和十二月略微忙些，金官就充了临时学徒。现今这七月里，生意最清，金官的爸爸吃过了午饭就不在店里，只留了老婆坐在那里扎鞋底。

听得大家笑，金官的妈妈放下鞋底，隔着柜台问道：

“阿虎！还剩几桶凉粉？——今晚上还摆夜摊么？保不定要落几点呢！”

卖“凉粉”的阿虎伸三个指头一扬，仰脸看看天空，苦笑着。

天色更黑了。乌云像山峰一样，重重叠叠，慢慢地移动。雷仍在远处响。淡弱的电光偶尔一闪，雷声便像近些。

女人们都把当街口晾着的衣服收起来，很嘈杂地说：

“可不是周仓老爷有灵？昨夜抬出来一趟，今天就有雨了！”

金官听得人们都说要下雨，就觉得讨厌。他想：阿虎还不收摊子，也许这雨不下也没定。然而阿虎等等再没有主顾，也就收了摊子，剩下来的三桶“凉粉”就寄在金官家的店里，说：

“今夜生意做不成了！搁到明天也变做了水，张家嫂，你们要喝就喝，莫客气！”

金官的爸爸张老四也回家来了。七岁的女孩子阿珠骑在爸爸的肩头。

“要下雨了。今夜周仓老爷不出殿！”

张老四放下了女孩子，抹着额角上的汗，一面说，一面拎起瓦茶壶来，嘴对着嘴，骨嘟嘟地直吞。

金官和阿珠看着爸爸的脸，觉得天要下雨全是他们大人不反对之故。他们又仰脸看天。那些山峰样的乌云此时都像饴糖做的一般，纷纷软瘫下来，慢慢融成一片，颜色更加黑了。阿珠看了一会儿，就喊道：

“要下雨么？明天拿长竹竿戳你！”

吃晚饭的时候，天色已经墨黑。钟上却不过六点。金官和阿珠都少吃了半碗饭。一放下筷，两个孩子就跑出去，坐在阶石上，像昨晚那样，等候会来。

一群同街的孩子，都有十来岁，“报马”似的从街东跑来，向街西去，乱哄哄地嚷着：“让开，让开！老爷的轿子来了！”阿珠和金官都大笑。接着是第二批孩子又从街东跑来，中间有

一个拿着灯笼，跑过金官他们跟前的时候，就叫道：

“阿金！去呀！去看老爷出殿！”

金官来不及回答，跳起来就跟着跑了。阿珠坐在阶沿上跺脚哭，忽然看见卖“凉粉”的阿虎唱着山歌走来。阿珠就拉住了，要他同去。阿虎一把抱起那女孩子，抗在肩头，却喊道：

“张家嫂！张家嫂！小姐要去看会！”

张家嫂在里面洗碗，只答应了一声“晓得了”，人却不出来。但是张老四押着金官来了，嘴里说：

“要看就在门口看！店门开得直荡荡，你就走开！”

阿虎笑了笑，就把阿珠放在柜台上，依旧唱着山歌走了。张老四就叫金官帮忙，将店板装上了一半，吩咐两个孩子只可以在门口等候，他自家又朝街西走去，那边是市中心热闹区域，远看去，灯光点得雪亮。

张家嫂扯一条板凳来，坐在店门口，和邻家的女人闲谈。

阿珠坐在她妈妈身边的门槛上，眼睛只望着街西头，她知道“会”是从那边来的。金官却像“放步哨”似的在左近溜来溜去，碰到认识的人就打听消息。

人们的回答都不一样。大人们更是随口回答，好像对于这“会”很冷淡。金官只好一个人着急。

阿珠还在那里耐心等待。可是她看见街西的灯火渐渐暗下去，暗下去，终于只有几点金星飘飘扬扬。后来金星也不见了。忽然“会”到了面前，火葱葱地乱做一团，跟昨晚见的完全不同。她笑了。但是一阵劈拍的蒲扇声将她惊醒，妈妈摇着她的肩膀说道：

“打瞌睡么？去睡罢！”

阿珠把眼一睁，看见金官朝她笑，看见没有会，她的眼皮又合上了。但这一次，连金星也没有，却是一团团的黑东西，接着又是密麻似的亮绳子，——她在雨里走。猛然一阵风，她翻一个身，看见自己躺在床上，妈妈用蒲扇赶蚊子。

“我不困，我不困……”阿珠含糊地嚷着，身子却滚到里床去了。

金官站在楼窗口，摆好了一定不肯睡的姿势。

这时街上有些人走过，脚步声很快。一个声音说：

“到底落了，我说挨不到明天！”

张家嫂也替金官赶蚊子。金官向来跟她爸爸睡，他们的床就在窗前。

“那么，会来了，一定要叫醒我呵！”

金官钻进帐子里，还没有心死。这时候，雨声萨拉萨拉地在瓦面上响起来，对街的人家碰碰地关窗子了。

金官朦胧中觉得又在街上和邻家的孩子们掷瓦片。把一条草绳当作龙王。他们把瓦片掷到“龙王”身上，一面喊：“烂草绳，死龙王，看你下雨不？”金官连掷三次不中，使性拿起那草绳来扯作两段。“不行！不行！”别的孩子都吵起来。金官就逃，却绊着什么跌了一交。这可就跌醒了。

窗外街上还有孩子们嘈杂的喊声。金官用手背揉眼皮，翻了个身。可是锣鼓声音又隐隐从远处来了。

金官本能地爬了起来，床头就是窗，窗是开着，金官钻出帐子一看，满街上全是人了，街西那些店铺全都熄了灯，黑魆

魑地看不清，但就在那边，远远地人声轰动，夹着锣鼓。忽然街西转角处飞出一个火把来了，接着又是一个。金官快活得心跳。

大床上的阿珠也醒了，急得哭喊。金官半个身子伸出窗外，什么都不理会。这时张家嫂也来了，就把阿珠抱到窗前的桌子上。

街西转角处拥出一片火球来了，高高下下，红的夹着绿的。锣鼓打着冬冬镗冬冬镗的节奏。孩子们快活得乱叫。

那一簇火球愈来愈近，可是望过去却不及先前那么好看。锣鼓声也只是蓬蓬镗镗地，震得人耳痛。一会儿，都从窗下走过了，只是散散落落的许多人，各人手里拿一根长柄灯笼，有红的，也有绿的。鼓乐的一队也只有四个人，单调的打着。

金官和阿珠怔怔地看着，觉得昨晚上还要好看些。阿珠揉着眼皮，不满足似的拉了妈妈问道：“还有吗？还有吗？”妈妈不回答。

金官听得爸爸的笑声，在窗下街头。好像爸爸还说了几句话，就有若干人附和着笑。

“周仓老爷”也抬过了，那一簇红绿灯笼已在街东，密层层地转，又觉得好看了。金官盼望他们停在那里不动。可是他们到底去了，远了，一点一点小了。阿珠非常不过瘾似的赖在窗口不肯走。

忽然有几盏红绿灯笼飞跳过来，到金官他们的门前就停住。

金官听得他爸爸和那些红绿灯笼吵嘴，也有卖“凉粉”的

阿虎的声音。爸爸的声音怒叫道：

“是我说的！你们打算怎样？”

“怎样么？明天请你吃茶^①！”

也是怒叫，红绿灯笼的长柄都乱晃了，像要打起来。妈妈在窗口发急，连声唤“阿金的爷”，可是下面吵做一团，听不到。妈妈就慌慌张张跑了。金官和阿珠也赶快躲到床里，不敢作声。

金官忍不住呵欠，却又尽力把眼皮撑开。听街上，还是闹哄哄，爸爸和妈妈却进房来了。爸爸嚷着声音说：

“好好坏坏，大家公论，我赖什么！他们不讲理，我就怕了么？”

“你看会只管看会，说他们干么？又不是本坊会，写过你的疏^②……”

妈妈埋怨爸爸，埋怨了许久。可是爸爸不理，只把蒲扇扑得怪响。金官在床上听着听着也就睡着了。

二

第二天，张老四和“会”里人吵嘴的事总算由“和事佬”出场讲开。张老四在周仓老爷面前点了香烛，磕了三个响头。主持“周仓会”的人们还是恨恨然说：

① 吃茶 这里指“吃讲茶”。旧时人与人因事发生争端或纠纷而互不相让时，往往由双方各邀集若干人，至茶肆以吃茶方式进行评理或调解，最后由输理的一方给对方赔礼道歉或作必要的物质补偿，谓之“吃茶”或“吃讲茶”。

② 疏 这里指“疏头”。旧时请僧道作佛事时焚化的祝祷文。